

· 楊惠嘉 ·

白髮老兵歲月憶往

——鬼門關走一回之「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戰鬥機及剛從美國接收來的新型F-84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因為是剛接收的，幾乎是第一次在總統面前亮相，軍方非常重視。

三月下旬，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早上十時許，總統的隨身侍從及陸海空三軍將領均已先行抵達屏東機場的跑道頭緊急待命室恭迎總統。約十一時左右，總統專機降落，數十輛專車即開往演習場地，演習隨即開始。

當年三月底，我海軍陸戰隊在高雄南方濁水溪河口，舉行兩棲作戰聯合演習，空軍參加部隊為我第二十八中隊的F-84雷霆式螺旋槳戰鬥機，駐地為南臺灣屏東機

場。

中華文化哲理宏偉且博大精深，幾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經裡就曾提及「福禍永遠相互倚伏」，本以為極為榮幸地被選中在先總統蔣公親臨的演習中為空軍展示戰力的（這是「福」亦是軍旅生涯中的最高榮譽）；但是冥冥中卻早有定數，福追隨的就是禍了，而在這場演習中，也註定有人會遭遇不測，這就是大「禍」，福禍永遠相倚的，但是犧牲者是誰就是天機了！

民國四十四（一九五五）年，筆者二十三歲，於空軍第三大隊第二十八中隊擔任中尉飛行官，當時的裝備是F-84雷霆式螺旋槳戰鬥機，駐地為南臺灣屏東機



F-84戰鬥機

我第二十八中隊四架F-84雷霆式螺旋槳戰鬥機由中隊長田景祥中校領隊（官校十四期）領隊，筆者為二號僚機，三號機為誰已不復記憶，四號機為劉鈴普學長（官校三十一期），預備機為王易斌分隊長（官校二十五期），他將替代臨時因任何事故不能起飛參加演習的戰機，當我們四架戰機滑行至跑道頭準備起飛時，不知何故我所駕駛的戰機無線電通訊突然全部失效，收發均無，我忙得滿頭大汗，又換耳機又換插座，但均無效，戰機通訊失效猶如聾啞一個，絕對不能參加演習，眼看演習時間將至，最後領隊只得以手式令我滑回機堡，由王分隊長所駕駛的預備機代替我擔任二號僚機執行任務。

那時，我垂頭喪氣地滑回機堡，到待命室候命，心理想著在總統面前表演，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此沒了，不禁感到失望又無奈。約一小時後演習完畢，我們F-84戰機隊由田中

校率機返航，我當時非常不解，為何僅有三架飛機回來，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待吉普車接到回來的三位飛行員後，四號機劉鈴普學長一下車見到我即大叫一聲：「楊老弟，你怎麼在這裡？我以為你完蛋了！」我當時似丈二和尚，摸不著頭緒，莫名其妙待在那兒，經學長解釋後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他說：「我們四架F-84型機以五百呎低空由南往北通過演習場上空，而第一大隊四架F-84C型機也是同樣以五百呎高度低空由北而南同時通過，但F-84C型機應該與我們保持橫向間隔偏西兩哩（約一千呎），由於橫向間隔沒有保持好，不知是當時通訊器材老舊聯繫出現問題，亦或地面管制人員管制不當，又或者是兩隊的領隊判斷錯誤，以致我們F-84C編隊的二號僚機（筆者應飛的位置，卻由王分隊長頂替）竟和F-84C編隊的四號僚機，在五百呎低空迎頭相撞」。

劉鈴普學長飛在領隊右方四號僚機位置，對左方兩機碰撞，看得清清楚楚，並見兩團烈火飛行員無任何呼叫下，雙雙墜地，而劉鈴普學長因為不知道王分隊長已取代我擔任二號僚機的位置，只在心裡暗叫「楊老弟完蛋了，願你一路好走！」。聽完學長敘述後，我腦海頓時一片空白，頭皮發麻站在那裏呆若木雞，我是因禍得福，萬幸因通訊失效救我一命，而心中感到萬分難過的，是讓王分隊長替我送死，我當時隻身在臺，無親無戚光棍一條，而王分隊長是有妻室有兒女的，如果命中非要選一人來犧牲，不要讓太多人難過，應該選我才對。我雖然沒有直接害王分隊長，但他確實因替我而死，為此我內疚極深，幾乎有一兩年都憂鬱纏身，如今事隔半個世紀，每當思及，仍不勝唏噓，人生真是無常啊！